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伦理选择与伦理困境

Onegin's Ethical Choice and Ethical Predicament in *Eugenii Onegin*

沈 扬 (Shen Yang)

内容摘要: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描绘了 19 世纪初期俄国社会多元的伦理秩序, 呈现了主人公奥涅金面临的种种伦理问题。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 认为该部小说描写了奥涅金一系列伦理选择的过程, 并以他最后陷入伦理困境的开放式结局收尾。奥涅金的自由意志驱使其拒绝了达吉亚娜的求爱, 导致连斯基之死的悲剧; 同时, 奥涅金也在二者的积极影响下, 表现出性格中良善的一面, 能够用理性意志约束自由意志, 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但, 旅途归来后的奥涅金陷入了伦理困境, 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无法在并存的不同伦理秩序和道德观中做出正确价值判断。

关键词: 《叶甫盖尼·奥涅金》; 自由意志; 理性意志; 伦理选择; 伦理困境

作者简介: 沈扬, 文学博士,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俄国先锋文学研究。本论文系 2021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别林斯基的文学伦理批评研究”【项目批号: Y202145938】和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 (CFLSI) 的研制与运用”【项目批号: 18ZDA284】阶段性成果。

Title: Onegin's Ethical Choice and Ethical Predicament in *Eugenii Onegin*

Abstract: Pushkin's *Eugenii Onegin* depicts the multiple ethical order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presents various ethical issues faced by the protagonist Onegi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novel describes a series of Onegin's ethical choices and concludes with an open ending of ethical predicament. It is Onegin's free will that drive him to reject Dagiana's courtship, and lead to the tragedy of Lensky's death;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ir positive influence, he shows the good side of his character, and is able to restrain his free will with rational will, and make correct ethical choices. After returning from his journey, Onegin falls into an ethical predicament. The essential reason behind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is that Onegin cannot make correct value judgments in the coexisting different ethical order and moral values in society.

Keywords: *Eugeni Onegin*; free will; rational will; ethical choice; ethical predicament

Author: Shen Yang, Ph. D., Postdoct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 specializes in Russian avant-garde literature (Email: y.shen1990@qq.com).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А.С. Пушкин, 1799-1837）的诗体小说，被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 628）。自小说发表至今的两百年来，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始终是文学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844年，别林斯基就从历史的视角指出，奥涅金是“迫不得已的利己主义者”（别林斯基 559）。他认为，使奥涅金具有冷酷、自私、不道德等特征的“不是天性，不是情欲，不是个人的迷误，而是时代”（别林斯基 552-553）。这一观点也成为研究者探讨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即“因为没有合适的平台而受限于自身发展中的人”（Виноградов 190）的形象的基础和标准。之后，学者大多突出奥涅金思想先进但意志软弱的形象特征，认为其“更多地具有探索人生真理的性质，带有一种群体的使命感”（于胜民 27），并结合普希金时期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奥涅金“迫不得已”的种种原因，如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差距、欧洲与俄国的思想文化冲突等。基于此，奥涅金的“忧郁病”、冷漠及矛盾往往被解释为19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怀疑主义道德哲学或个人主义思想作用下的表现。¹学者们也从道德批评的视角指出奥涅金“生活和道德立场的缺位”（Купрянова 270）或其“道德力量不足”（Жекулин 67）。伊·尼·苏希赫基于奥涅金与达吉亚娜之间的爱情悲剧，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情节建立在伦理困境之上：从其中不能，也不可能找到出路，但是需要以某种方式去承受它”（Сухих 415）。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对小说情节进行具体分析，未揭示其中奥涅金做出不同选择之间的关联性，爱情悲剧也仅仅是伦理困境的外在表现，其内因仍有待发掘。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1）。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呈现了19世纪初俄国社会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之外的另一幅现实景象，即人们的伦理意识还远远未能跟上时代的进步。这一现象与彼得一世的全盘西化改革，以及之后欧洲的知识、思想和文化越来越多地被引至俄国本土紧密相关。

¹ 参见 Купрянова Е. Н. “А. С. Пушки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2. Под ред. Е. Н. Купряновой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1) 270; 匡兴：“对奥涅金形象典型性质的再认识”，《俄罗斯文艺》2（1999）：98。

一、自由意志主导下的伦理选择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故事情节围绕主人公奥涅金展开，其主线可分为三段：奥涅金拒绝乡村少女达吉亚娜、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决斗、奥涅金追求贵妇人达吉亚娜。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人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理性意志，兽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聂珍钊 276）；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这“两种意志之间的力量消长，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聂珍钊 49）。可以发现，是主人公奥涅金的自由意志导致其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并最终酿成悲剧。

小说伊始，奥涅金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已较为清晰：十足的纨绔少年、“寻欢作乐穷奢极欲的公子”（普希金 27）¹、上流社会交际圈的名流。而五光十色的舞会、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情场中的辉煌胜利很快就让奥涅金腻烦。在对待感情方面，他“年纪轻轻就已学会虚情假意，（……）写起情书来是那么随便！”（10），但会因女人們的变心时常感到懊丧，以至于对爱情开始持一种不屑的冷漠态度。奥涅金未曾期待平等、安稳的爱情，而只是要把喜欢的人据为己有。这一点也反映在了他与达吉亚娜的关系中。在性格方面，奥涅金患上了“俄国人的忧郁病（……）像哈罗德²那样忧愁倦怠”（29）。他尝试过阅读书籍，用知识充实自己，但又认为里面都是些陈腔滥调。即便后来因伯父病危到了乡下，奥涅金的忧郁病依旧没有好转。村庄里美丽的自然景色起初尚能使他感到新奇，可是很快他就又得出“在乡下还是同样地无聊”（38）的结论。此外，奥涅金一方面讽刺亲戚间为赢得利益而表现出的伪善，诅咒着奄奄一息的伯父，另一方面又欣然接受后者的遗产，“蔑视旧习，挥金如土”（37）。奥涅金的忧郁气质深深地吸引着少女达吉亚娜。但在奥涅金眼中，一切爱情和婚姻家庭都是不幸的：“可怜的妻子/为不称心的丈夫悲哀痛哭，在孤寂中度过漫长的时日，/在那里烦闷的丈夫虽知道/妻子的贤惠（却诅咒运气），/总是愁眉不展、默默无言”（108-109）。因此，奥涅金选择拒绝了后者在信中的求爱，并说道：“我不是为幸福而生，它和我的心没有缘分”（109）。“自由意志是欲望（desire）的外在表现形式，（……）对某种目的或要求的有意识追求”（聂珍钊 39-42）。只有用理性意志约束自由意志，才能够避免沦为欲望的奴隶。奥涅金任凭自己沉沦于个人享乐之中，这导致他心情苦闷和精神空虚。实际上，奥涅金所追求的是纯粹自由主义式的、不受亲情束缚的个人幸福。

1 本文中相关作品引文均出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下文仅在括号中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的主人公。

小说中写道，奥涅金对经济学颇有研究，偏爱亚当·斯密、萨伊和边沁等人的著作。接受了大量欧洲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也是导致其自由意志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占据更多优势的主要原因。奥涅金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表现出玩世不恭、自私自利的性格特征，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追求生存和享乐的本能。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自由意志属于动物性本能的范畴，并无善恶的区别”（聂珍钊 282）。奥涅金选择拒绝达吉亚娜虽然是自由意志在起主导作用，但是据此对他进行绝对的道德批判有失偏颇。然而，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和同属于兽性因子表现形式的非理性意志会很容易造成悲剧。

小说中最大的悲剧便是奥涅金在决斗中杀死了好友连斯基。连斯基起初邀请奥涅金赴宴达吉亚娜的命名日，并向其保证不会有其他来宾，只是自己一家人。但是当天达吉亚娜家里却是“一清早就宾客盈门，/四周的芳邻都合家光临”（149）。奥涅金顿感气愤，决心要报复连斯基，故意在宴会上邀请后者的恋人奥丽加跳舞。连斯基心生愤怒和嫉妒，提出决斗。“在文学中，误解和因误解导致的一系列情感和行为，都属于非理性意志的表现”（聂珍钊 251）。奥涅金和连斯基都未经过理性思考，被情感冲昏了头，做出错误的判断：奥涅金认为连斯基当初故意说了谎；连斯基则是觉得奥丽加“刚刚出了襁褓，/就会卖俏，真是杨华水性！”（161）。在决斗现场，奥涅金并未像连斯基那般犹豫不决，径直走向对方，开了枪。

实际上，主人公兽性因子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在二人决斗前已有充分体现，甚至通过达吉亚娜的梦境得到更进一步说明。梦中，达吉亚娜来到一个林间小屋，里面满是鬼怪，奥涅金坐在当中，像是它们的主人。当鬼怪作势要扑向达吉亚娜时，奥涅金厉声喊道：“我的！”（146），将它们尽数呵退。后来连斯基走进屋，奥涅金突然抓起一把长刀杀害了他。鬼怪们的蹄子、毛尾巴、獠牙、犄角等似乎都是奥涅金兽性因子的外化形象。在他忧郁的外表下实则暗流涌动，随时有可能显露出自己作为鬼怪的另一面。

此外，奥涅金与连斯基的决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规范。小说中多次描写到上流社会对虚荣的崇尚，“最怕在争斗中有失体面”（179）。奥涅金的理性意志不能控制他的自由意志，这使得他将荣誉置于道德之上，一心追求个人价值，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俄国的决斗习俗正是在“贵族的荣誉几乎成为了最主要的阶级道德”（Фурцева 299）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发展并延续至 20 世纪。奥涅金开枪杀死好友连斯基既是情感冲动的结果，也是人类兽性因子所触发的犯罪欲望的体现，是一场自由意志彻底摆脱理性意志所导致的伦理悲剧。

二、理性意志作用下的伦理选择

奥涅金的自由意志导致小说中的悲剧事件，但他并非完全不具备道德意识。“自由意志是先于理性意志产生的，自由意志导致理性意志的出现，从

而使自由意志得到约束。自由意志尽管追求绝对自由，但却始终要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因此往往同理性意志发生冲突”（聂珍钊 282）。如果说，奥涅金在自由意志主导下的伦理选择促使小说悲剧情节的发生，那么在这一过程和之后，他表现出的性格良善面和道德感以及做出的正确伦理选择则是理性意志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对于刚刚结识连斯基的奥涅金来说，所谓的交情和友谊都没有意义，甚至是可笑的：“把所有的人都看成零，/ 只有自己才显得重要非凡。（……）把千千万万两脚的生灵，/ 都仅仅看成一般的工具，/ 古怪和可笑的倒是所谓感情”（52）。但是，他却渐渐地对连斯基表现出良善、温和的一面：虽然常常觉得连斯基的言论都是些胡话，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冷言冷语到了嘴边又强忍”（53）；对于连斯基的诗歌，虽然不太懂，“却也听得十分留意”（54）。此外，与连斯基决斗之前，他也“一个人对着自己的良心，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地悔恨”（168）。连斯基的死让奥涅金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恐惧和自我的道德惩罚。直到小说临近结尾时，他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连斯基死时的景象。奥涅金的性情在与达吉亚娜的交往中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习惯了在上流社会和女人面前逢场作戏的奥涅金，原已不再期待美好的爱情。但在读到达吉亚娜的书信时，他被深深地触动了心弦，“沉浸于那甜蜜而又纯洁的幻梦”（106）。他不想随意玩弄这少女的感情，表现出了一定的道德责任感，劝告她“不谙世故会招来祸事”（110）。

理性意志“以善恶为标准约束或指导自由意志，从而引导自由意志弃恶从善”（聂珍钊 278-279）。奥涅金面对连斯基时性情的转变是十分重要的，标志着他具备了一定的伦理意识，能够认识到恶劣言行会伤及他人的感情，并用理性意志约束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也说明连斯基对于他来说不是工具，而是朋友。他长时间陷入因决斗杀害好友的痛苦，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关怀和惋惜，“而痛苦和恐惧所引起的怜悯，就是一种道德情感”（聂珍钊 110）——“以理性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情感”（聂珍钊 250）。

奥涅金的理性意志能够实现对自由意志的约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连斯基和达吉亚娜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的影响。连斯基的诗歌里总是“保持着崇高美好的情愫，/ 保持着纯洁的梦想的激情 / 和美好的不可亵渎的质朴”（49）。他偏爱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和文学：他是康德的信徒，心中有那崇高的道德律令；他喜爱席勒和歌德的诗，对爱情和现实生活抱有高度的热情和理想。达吉亚娜沉醉于“卢梭设计的种种幻想”（62），钟情于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笔下男性道德的典范格兰狄生，热爱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史达尔夫人的《戴菲林》等表现欧洲启蒙主义传统的感伤主义文学。“文学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样从正面实现教诲、奖励和惩戒的目的，从而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聂珍钊 248）。连斯基的热情洋溢、质朴，以及想要与奥涅金建立深厚友谊的真诚使得后者开始相

信友情的重要价值；达吉亚娜的纯真、善良同样深深地吸引着奥涅金。她在信中的真情流露让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重拾了对待美好爱情的信心。后者自此也一直随身带着这封信，达吉亚娜对其感情观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

奥涅金在连斯基死后选择长途旅行也是其理性意志作用下的伦理选择。旅途中，他的性格和思想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他“沉浸在痛苦的深思之中，〔……〕因愁闷而感到迷茫”（279）。旅途中景物的“动”和“静”衬托出奥涅金性情的转变。他不愿再执着于自由意志，而渴望内心的宁静、生活的安稳：

在那些岁月，我需要的仿佛是
旷野，激浪珍珠般翻腾的地方，
喧闹的大海，嵯峨的巍岩，
〔……〕
如今我需要的是另一种景象：
我爱的是那砂土的山坡，
小屋门前的两颗花楸树，
〔……〕。（281）

他也不再想要追求“高傲的少女”，“现在的理想——要一个主妇”（281，282）。游历了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特维尔等承载着俄国厚重历史记忆的古迹之后，奥涅金忽然间来到了莫斯科。再次面对大城市中的浮华景象，他默默无言地陷入沉思，依旧苦闷。但是，此时奥涅金的苦闷已不同于他最初在上流社会时患上的“忧郁病”，不是虚度年华，一味追求自由而产生的空虚寂寞，而是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与这上流社会的格格不入。上流社会在他眼中成为了欲望、痛苦和无聊的代名词。他很快心生厌恶，并踏上去往高加索的旅程。

理性意志对自由意志的约束实际上就是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不能随心所欲。奥涅金的自我道德谴责、拒绝激情、金钱和肉欲、反思过去、期待安稳家庭都是其理性意志约束自由意志以及伦理意识得到发展的表现。主人公前后两次远离奢侈、平庸的生活环境，踏上寻求灵魂救赎和生命意义的旅途正是其理性意志主导作用下的伦理选择。

三、奥涅金的伦理困境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奥涅金性格的矛盾性愈发明显：在莫斯科的上流社会“到处传播着 / 关于他的自相矛盾的流言”（382）。不过，此时他的沉思和矛盾引得人们的好奇心，而旅途归来，回到彼得堡之后，“大家都把他看成陌路人。 / 像一串令人厌烦的幽灵”（232）。“在伦理选择过程中，人

的善恶观念开始产生，理性逐渐成熟”（聂珍钊 272）。旅行归来后的奥涅金的言行似乎表明他的理性尚不成熟，而实际上，他已经陷入了伦理困境。

奥涅金的伦理困境在于，旅途结束后回到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他无法解决远离此地还是继续留下的问题。伦理选择也是伦理价值观和伦理身份的选择。经历与连斯基的决斗，奥涅金开始对自己过去持有的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身份产生了怀疑，“一觉醒来成了个爱国人士。（……）对欧洲深深地痛恨”（379-380）。旅行中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所闻所见让他这个“披着哈罗德式斗篷的莫斯科人”（206）真正地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以及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想要丢弃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哈罗德式的身份，但自己国家的传统伦理规范对于他来说既封建保守，又充斥着伪善。

“按照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道德规范评价个人获得的知识，是理性的基本特点”（聂珍钊 253）。奥涅金既否定了自己已知的伦理规范，又无法基于理性建立另他满意的新的价值信仰。如果说，自由意志驱使他选择继续上流社会的浮华生活，理性意志另他选择了远离，并深入俄国普通人民当中，那么此时这两种意志已然处于激烈的碰撞阶段：前者导致的结果令其感到厌恶，后者最终也未能得到他的价值认同。显然，一场旅行的时间不足以让奥涅金认识到应该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聂珍钊 268）。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导致不同的伦理选择，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或导致的负面结果则会让人难以做出选择，从而陷于伦理困境。奥涅金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都无法让他做出自认为正确的选择。

奥涅金最终面对达吉亚娜时陷入了又一个伦理困境：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达吉亚娜，但达吉亚娜已为人妻的伦理身份使得他不得不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他写信给达吉亚娜，说到曾经拒绝她是“不愿意丧失自由”（249），连斯基的离世让他们分了手，渴望能够“真诚地恳求、表白和哀诉”（251）。在接连寄出的几封信件都未得到回复后，奥涅金“愤怒地诅咒自己的疯狂（……）再次与社交界断绝了来往”（252-253）。在理性意志的约束下，奥涅金没有进一步做出非理性的举动，大部分时间陷入内心的煎熬和无尽的相思之中。他独自在自己的小屋度过了一整个冬天，期间不加选择地读了吉本、卢梭、孟佐尼、赫尔德、尚福尔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作家和启蒙思想家的作品，想要从其中获得情感上的平静。最终，他再次来到达吉亚娜的面前，期待着后者仍像过去一样爱他。然而，他等来的不过是一番训诫的话。达吉亚娜认为奥涅金与那些习惯于招惹太太、小姐的纨绔子弟无异，因此对他的示爱行为责备道：“难道不是因为我的耻辱/现在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而在社交界会给您带来/善于诱惑女人的名气？”（260）奥涅金没有像他当初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哭诉、哀求，而是无言以对，始终保持着沉默，因为达吉亚娜道出了他无法否认并且已有所认识的现实。在听完达吉

亚娜说她将对丈夫一辈子忠实的话之后，奥涅金“仿佛被巨雷轰懵了一样。/这时他心里百感交集，/翻腾得有如倒海翻江！”（262）

小说开篇就有一段对当时上流社会中普遍接受欧洲贵族阶级非婚姻关系自由爱情的描写：“可是你们，自鸣得意的男人啊，/却和他结交往来，友好相处：（……）无论是哪个狡诈的丈夫，/无论是哪个多疑的老头，（……）他总为佳肴和老婆踌躇满志”（12）。因此，奥涅金有理由按照自由意志去追求个人幸福，哪怕对方的丈夫会提出决斗。但这样一来，他就和遇到连斯基和达吉亚娜之前的那个过去的自己没有什么差别了。在自由意志的主导作用下，奥涅金想要通过追求达吉亚娜以获得理想的爱情，并且按照上流社会的伦理秩序，人们也不会对他的情人身份进行道德批判，但理性意志阻止他重复过去对待女性的那套做法，另其反思面对爱情和婚姻时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遵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可见，奥涅金陷入伦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无法在并存的不同伦理秩序和道德观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对于他来说，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作用下做出的选择都将导致消极的结果。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奥涅金既不是一个思想先进、意志软弱的人，也不是冷漠无情、不道德的人，而只是一个接受了高等知识教育，但伦理意识有待成长的普通俄国贵族青年。普希金在作品中呈现的正是奥涅金伦理意识的成长历程，只不过人类经过伦理选择变成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的过程往往是悲剧性的。小说以开放式的结尾突然收场，留下了主人公自身尚未解决的伦理困境，但作者以达吉亚娜在奥涅金面前表现出的高贵品格为后者道德理性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可能。

Works Cited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Bellinsky. *Selected Works of Bellinsky*. vol.4. Trans. Man Tao and Xin Weia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1.]

Фуражева Н. С. “Социальное самочувствие, стиль жизни и этикет 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5 (2009): 296-302.

[Furazheva N. S. “Social Well-being, Lifestyle and Etiquette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ulletin of RUDN University, Series History of Russia* 5 (2009): 296-302.]

匡兴：“对奥涅金形象典型性质的再认识”，《俄罗斯文艺》2（1999）：95-98。

[Kuang Xi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ypical Nature of Onegin’s Ima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 2 (1999): 95-98.]

Купрянова Е. Н. “А. С. Пушки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2. Под ред. Е. Н. Купряновы.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1. 235-323.

- [Kupreyanova E. N. "A. S. Pushkin."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Four Volumes*. vol.2. Ed. E. N. Kupreyanovs. Leningrad: Science, 1981. 235-323.]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 [Pushkin. *Eugenii Onegin*. Trans. Feng Chu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 Сухих И. 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ля всех. Классное чтение! (От «Слова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до Лермонтов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Лениздат», 2013.
- [Suhih I. N. *Russian Literature for Everyone. Cool Reading! (From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to Lermontov)*. St. Petersburg: Publishing Group "Lenizdat", 2013.]
- Виноградов И. А. "«Лишние люд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лово Гоголя." *Studia Litterarum* T.4. 3 (2019): 188-209.
- [Vinogradov I. A. "'Superfluous People' in Russian Literature: Gogol's Word." *Studia Litterarum* vol.4. 3 (2019): 188-209.]
- 于胜民：“俄国多余人与文化冲突”，《外国文学研究》4（1992）：25-31。
- [Yu Shengmin. "Russian Superfluous People and Cultural Conflic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1992): 25-31.]
- Жекулин Н. "Два Евгения—Онегин и Базаров."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3 (2018): 65-75.
- [Zhekulin N. "Two Eugenes—Onegin and Bazarov." *Russian Literature* 3 (2018): 65-75.]